祭灶

■司新国

腊月二十三在豫东俗称小年，是过年的前奏，也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

在儿时的记忆里，送灶的爆竹一响，家家户户就忙碌起来，除了吃奶的孩子和坐月子的媳妇，村里几乎没有闲人。我们这些小孩子有的帮大人把劈柴拢成堆，有的擦桌子抹板凳，有的在大人写春联时磨磨墨拉拉纸。村里一天到晚炊烟袅袅，香味四起。蒸馍的、磨豆腐的、下粉条的、煮猪头猪下水的、炸油条麻花麻叶的……于是，愈来愈浓的年味儿就从各家窗棂里，从左邻右舍蒸馍煮肉炸油条的幽香里，从零零星星炸响的鞭炮声里飘了出来。飘呀飘，飘过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仍然弥漫在记忆里。也许是年龄越大越念旧，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想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想起小时候兄弟姐妹一起过年的日子，忽然之间双眼就盈满了泪水。

早在古代，人们就把祭灶列为五祀之一。《礼记·月令》记载：“祀灶之礼，设主于灶径。”唐代诗人罗隐《送灶诗》亦有“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名句。可见两千多年前就有祭灶之礼，且代代相沿成习。不论你是在外做官，还是云游经商，只要进入腊月，思乡的愁绪就会无边无际漫延开来，想回家的念头就如开春的野草般疯长。没有一种感情比亲情更浓烈，没有一种温暖比得上过年回家，必须在祭灶前一日回家团聚，吃灶糖，祭灶神。

南北风俗不同，祭灶的日子也不一样。宋代诗人范成大老家祭灶就是腊月二十四，他的《祭灶词》中对祭灶有详尽描述，“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是说这天灶王爷要上天汇报工作了；“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则说的是给灶王爷准备了一大堆好吃的；“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说的是祭祀时女人要回避，灶王爷酒足饭饱且收了钱很欢喜；至于“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秽君莫嗔”，明着说就是人间那些是非长短，你灶王爷知道也要权当不知道，也别生啥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最后归结一点，是说到了天上，见了玉帝，一定要请他遍洒甘霖、降福于人，最好弄点钱回来大家分分。诗写得细致真实、饶有情趣。人们对祭灶的重视，跃然于纸。

富裕人家灶火的北面或东面都设有灶王神龛，没有神龛的人家，就直接把赶集买回来的灶王爷画像恭恭敬敬贴在灶台墙上，两边对联写的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祭灶这天，会点上香烛，摆上供品，诸如柿饼子、祭灶糖之类。临行时还要给灶王爷喝点小酒，让灶王爷喝得晕晕乎乎。隔壁小六他爹是个酒缸，前街后巷、东西两头，谁家来客喝酒都少不了他，喝多了回家就打小六他娘，小六他娘上过吊、投过井。小六最怕他爹发酒疯，看见他爹喝酒就藏在猪圈里不敢进家。我问爷爷，这灶王爷喝醉发起酒疯咋办？从云彩眼儿里摔下来咋整？爷爷笑笑说，灶王爷是神，不是小六他爹，喝酒有分寸哩。

祭灶拜神是大人的事，每到祭灶，最高兴的莫若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有祭灶糖吃。祭灶糖在阳城又叫麻糖，是用麦芽糖加入芝麻，置于铁锅中熬制而成的。最早的灶糖据说源自东北，又叫“关东糖”，制作时加有小米，是专门祭神用的。清人所写《燕京岁时记》中记载，当时祭灶，供品中就有关东糖，色泽乳白，风味独特，后来才渐渐走下祭坛并传播开来，最终“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喜爱的吃食。妈妈说请灶王爷吃麻糖，是要把灶王爷嘴糊上，不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三道四。灶王爷吃不吃糖跟我们没半毛钱关系，我们关心的是天快些黑下来，炮快些响起来，一家人快些坐下来，祭灶糖快些吃起来。

小时候吃的祭灶糖和现在不太一样，是四方块，特别黏，特别甜，也特别有嚼头。小年夜妈一边用刀背把祭灶糖砸碎分给我们，一边说：“别抢别抢，人人有份。”小时候糖是稀罕物，轻易吃不到哩。糖到手里，“咯嘣”就是一口，那种甘甜顺着口腔直达五脏六腑，感觉整个人都是糖做的。有一年小弟的糖舍不得吃完，剩下鼻子疙瘩大一块用纸包住藏了起来，竟被家里的小狗衔了去。糖粘住了小狗的牙，小狗张不开嘴，急得在地下乱拱。小弟撵着狗打，眼看着无望夺回，又哭又闹谁也哄不住，直到妈妈又给他一块糖才老实。爸爸妈妈早已离我们远去，那一幕情景犹在眼前，像祭灶糖一样黏黏的，挥之不去。

至于范成大诗中所说那些美味佳肴，诸如“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则是春节才会有的。尽管物资紧缺，生活拮据，祭灶晚上的饭比不上年夜饭丰盛，但是饺子是少不了的。据说饺子源于古代的角子，原名“娇耳”，是医圣张仲景发明的，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北方人都有饺子情结，尤其是阳城人说起来饺子一套一套的，比如“饺子就酒，常喝常有”、“好受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来来去去都平安”……可见饺子在我们北方饮食中的地位。

小时候包饺子是姨妈和大姐、二姐她们的事。尽管日子过得艰难，饺子肉少菜多，但却特别好吃。姨妈把萝卜切成薄片放入滚水中煮熟，生白菜切丝用盐稍腌，二者都用布兜住，使劲把水挤出，然后剁碎掺入猪羊肉中。姨妈手巧，包的饺子玲珑精致、皮薄馅饱，而且都是元宝形状。点过三遍冷水，饺子煮好捞入碗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看上一眼肚里就咕噜咕噜叫，配上几瓣大蒜，或者将香菜蒜苗切碎放醋弄盆酸汤，那真叫一个香。奶奶一声“小将们开吃了”，我们连蹦带跳，一拥而上。一个个像饿狼一样，眨眼间一锅饺子就没了踪影。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周日喜欢去附近一个叫“百饺园”的餐馆吃饺子。食单上饺子林林总总竟有百种之多，上至海参鲍鱼、翅肚虾贝，下至山野果蔬、菌藻蕨笋。吃来吃去，总觉得和小时候吃的味道不一样。由此看来，传统节日所承载的那份浓浓亲情和家的味道，是时间难以冲淡、距离无法磨灭的，纵有山珍海味，亦比不上儿时粗茶淡饭吃着香。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已不再把消灾避祸、祈求幸福寄托于神灵，但在小年这天，甚至每一年的每一天，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追求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关于小年的记忆在如烟的往事里若隐若现，已过世亲人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已不再把过小年当回事，他们不缺吃不缺穿，生活的每一天都胜似我们以往的过年。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祭灶糖，没有了饺子，没有了家人的团聚，小年还有什么滋味。

小年已经过去，小年过去是大年。此时天上有流星掠过，地上有鞭炮响起。若在白天，田野里尽管北风嗖嗖，依然刺骨，却可见积雪融化之处“棉被”覆盖的麦苗已抖擞精神，待到新年一过，春回大地，接着就是返青、起身、拔节、孕穗，又是一个丰收年哩。儿时的小年再也回不去，但儿时祭灶的那些暖暖亲情，那些浓浓年味，却依然温暖着我们。

“农民之子”韩宇南

■陈纯新

一颗纯朴心
一腔赤子情
这颗心，与前何村的村民“焊接”在了一起
这腔情，洒满前何村每一寸土地

2015年8月31日
你来到前何村
暗暗在心中立下忠孝两全的誓言
咱是农民的儿子，永远不能忘本
你才是那用心写诗的人
在土地上写诗
写下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写下一个共产党人的壮志雄心
你的亲人，是每一位前何村村民
你的心里，装着贫弱的父老乡亲
住进前何，前何就是你的家
三年驻村，你已经是前何的人

你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
五尺男儿，却有一颗柔软的女儿心
看着村里的街道积水成河
你心里阵阵酸楚
“前何人穷啊，村民都是咱的亲人”
妻子潘丽英心软了
泪水一次次打湿衣襟
“我与你一起住进村里
咱俩携起手来
共同孝敬父老乡亲”

你废寝忘食，去政府、进企业
一次次为村民争取帮扶资金
酷暑里，汗湿衣衫
骄阳下，汗珠滚滚
村民何玉顺老人拉着你的手
“晴天一腿泥，雨天蹚水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党心民心修通了
你是俺世世代代的恩人”
你自筹资金数万元
为村民买了辣椒籽，育了辣椒苗
多元化的种植模式在前何的土地上铺开
西瓜、大蒜、红薯……
每一种作物，你说起来都神采飞扬，如数家珍
你在田里打畦、施肥、喷药的身姿
是一座巍峨的丰碑
镇守在村民心里
是那愚公移山之志的力量之源

潘丽英在村里，已经是众多老人的闺女
她一句轻柔的话语，一丝甜甜的微笑
就温暖了孤寡老人孤独的心
她教村民跳广场舞
创建了“巧媳妇”工程
织鱼网、缝衣服
主动为村两委加班的同志做饭
她陪孤寡老人过春节的欢声笑语
是人间最华丽的声音
你拉着孤寡老人陈素真的手
像儿子一样亲近
一次次自掏腰包，为她献上孝心

村主任何旭东的书法纯朴圆润
一个“家”字
一首《七律·长征》的诗魂
把亲情和信任写进了你的心里
是你最大的财富
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黄金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这是党和人民最暖的亲情
这是党和人民最大的信任